

红色之旅

384天重走长征路

马普安 / 李爱德 著 张 恕 译

云南人民出版社



红色之旅

384天重走长征路

辽海传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色之旅: 384天重走长征路 / (英) 李爱德(Jocelyn, E.), (英) 马普安 (McEwen, A.) 著;
张恕译. -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5.5
书名原文: Red Road - 384 days on the trail of the Long March
ISBN 7-5085-0588-3

I. 红... II. ①李... ②马... ③张... III. 纪实文学 - 英国 - 现代 IV. I561.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97914号

Copyright © 2004 by Ed Jocelyn & Andrew McEwen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红色之旅: 384天重走长征路

著 者: (英) 李爱德、马普安

摄影者: (英) 李爱德、马普安

译 者: 张 恕

责任编辑: 邓锦辉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北京海淀区莲花池东路北小马厂6号 邮编: 100038)

设计总监: 黄子贵

装帧设计: 刘 辉、潘 菲、顾铭娟

制 作: 北京春秋盛世广告有限公司

承印者: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mm 1/16

印 张: 13

版 次: 2005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85-0588-3/I·43

定 价: 98.00元

新天

马晋安

征人

李爱德

384 天重走长征路

第 1 天	2002 年 10 月 16 日	于都县城	0 公里
第 12 天	2002 年 10 月 27 日	油山镇	194 公里
第 17 天	2002 年 11 月 1 日	南雄市	290 公里
第 32 天	2002 年 11 月 16 日	焦溪乡	607 公里
第 45 天	2002 年 11 月 29 日	全洲县城	877 公里
第 69 天	2002 年 12 月 23 日	平铺村	1,355 公里
第 87 天	2003 年 1 月 10 日	遵义市	1,796 公里
第 123 天	2003 年 2 月 15 日	威信县城	2,246 公里
第 137 天	2003 年 3 月 1 日	遵义市	2,548 公里
第 192 天	2003 年 4 月 25 日	紫云县城	3,249 公里
第 214 天	2003 年 5 月 17 日	青龙村	3,612 公里
第 257 天	2003 年 6 月 29 日	皎平渡桥	3,956 公里
第 261 天	2003 年 7 月 3 日	会理县城	3,981 公里
第 270 天	2003 年 7 月 12 日	德昌县城	4,142 公里
第 281 天	2003 年 7 月 23 日	彝海	4,308 公里
第 287 天	2003 年 7 月 29 日	泸定桥	4,507 公里
第 314 天	2003 年 8 月 25 日	小金县城	4,806 公里
第 339 天	2003 年 9 月 19 日	毛儿盖寺院	5,100 公里
第 353 天	2003 年 10 月 3 日	腊子口	5,409 公里
第 364 天	2003 年 10 月 14 日	长城	5,656 公里
第 384 天	2003 年 11 月 3 日	吴旗县城	6,294 公里

新长征全程 = 6,294 公里



RB233/08

前言

一天，我们在广西东北部一片林木茂密的山区迷了路，在森林里转了48小时。这时，距我们出发已有整整两个月了。在这里，没有一条公路可以把这些苗寨带向大山外的世界，林间小路窄得仅容一人通过。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才遇到了一个伐木的年轻人，就问他顺着这条路下去的下一个村子叫什么名字。

“大湾村，”他说。

“然后呢？”李爱德问。

“没了，”年轻人答道。

我们自从踏上新长征之路，就走出了已知世界的地图。我们每天的目的地当然不在任何一本标准的旅游指南中，就连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最好的地图也无法填补我们的行程表上两地之间的空白。

假如说我们对前面的路一无所知，那么我们在这些处女地所遇到的人们对我们的了解也是零。很少有人见过外国人。在一些地方，人们不是把我们当作外国旅游者，而是当作从外地来的奇怪的生意人。“你们从哪个省来？”他们会一面研究我们与众不同的装束和鼓鼓囊囊的背包，一面问。“你们是卖什么的？”

我们的旅程于2002年10月16日开始于江西于都县，距红军渡过于都河开始长征整整68年。当年，红军被迫放弃经营了五年的赣南根据地；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也一同撤离，同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依依惜别——这个小小的政权的使命，是反抗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统治。

蒋介石对红军恨之入骨。他四次派兵进攻苏维埃共和国，但四次“围剿”均告失败。蒋这次决心已定，再不能失败了。1934年，他调集百万大军，将对手团团围

住。整整一年，国民党军队步步为营，不断进逼，使得红军缺乏补给，也得不到增援。将近10万人的红军部队被困在这块不断缩小的根据地上，面临着被全歼的危险。

他们选择了大转移。部队将从国民党的封锁中突围，向西疾进1000公里，进入湖南，那里有一个根据地。党的领袖们希望与湖南的同志们联合起来，顶住蒋介石残酷的消耗战。

这个计划没有成功。红军突出了重围，但未能与湖南部队会合。蒋介石已经猜到了红军的意图，并封锁了道路。在湘江战役中，红一方面军损失了一半的兵力。幸存的部队向西撤退，但接下来怎么办仍悬而未决。

长征开始之前，毛泽东被不同意见者排斥在领导层之外。湘江战役之后的混乱局面使毛泽东逐渐在党和军队中确立了威信。他主张确立新的目标——渡过长江北上，与另一支共产党军队、听说控制了四川北部的红四方面军会合。红军当时已经失去了无线电通讯设备，的确是在凭着直觉行动。没有人知道这块根据地在哪里，甚至不能确定它是否真的存在。面对漫漫征途，他们毫无准备。

以后的九个月里，红一方面军一直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靠着非凡的勇气、正确的判断和运气，他们才得以幸存。尽管成功地找到了红四方面军，但这次会师并不愉快。两支部队产生了分歧，结果红一方面军再次撤离。由于蒋介石的国民党军仍在后面紧追不舍，他们又走了1000公里，抵达了西北一个偏僻的地区。经过369天历史上最为艰苦卓绝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找到了安全的港湾。



关于选择哪个地方作为我们的“新长征”起点一度存在争论。瑞金人坚称，我们应当从他们那里出发，因为瑞金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但是我们选择了于都，1934年10月的前半月，苏区各地的红军就是在那里集结的。突破国民党军队包围圈的协同行动开始于10月16日，第一支部队从于都县城南部渡过了于都河。

2002年10月12日

江西省瑞金县云石山



红军开始长征之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总部设在此地。

2002年10月12日

江西省瑞金县沙洲坝

毛泽东出发长征的地方，红军渡过于都河开始其壮丽征程的七个渡河点之一。

2002年10月15日

江西省于都县城

“长征第一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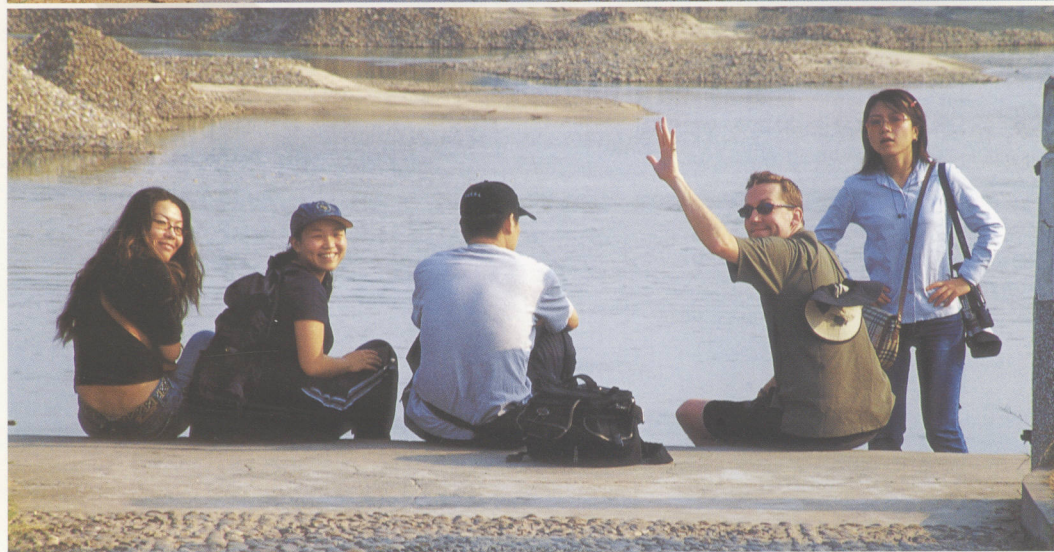


朋友们来送行。左起：白玉、“新长征”协调人贾霁、《江南都市报》记者徐宏(全程参与了江西省内的“新长征”之旅)、马普安、焦蓓。

2002年10月15日

江西省于都县城

“长征第一渡”



>>

长征开始时约有86,000人,最后只剩下不到1万人。但蒋介石毕竟失败了。红一方面军序列和党中央完好无损,虽然饥寒交迫,但足以为明天战斗。14年后,长征的幸存者发展成百万大军,推翻了蒋介石,得到了全中国。

我们花了384天最后抵达长征的终点——陕西省吴起镇(今吴旗县),计算下来,一共走了6294公里。我们一路上经历了四个季节,从江西南部土地肥沃的乡村一直走到半是沙漠的大西北。毛泽东曾写道,长征经历了“千山万水”。我们出发的时候,还以为这不过是一种诗意的夸张,但等到了目的地,我们就没那么肯定了。

红军当年只拣那些最难走的路走,以避免同敌军的优势兵力直接对战。我们沿着红军的足迹从南方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地走到四川北部大雪山不毛的山口,一次次渡过金沙江、大渡河等等大江大河蜿蜒曲折的支流。坝洋河咆哮的洪流差点把李爱德卷走,幸亏有四个当地的少年援手相救。

为了寻找新的立足点,红军被迫进入中国最偏远的地区,这些地方至今仍是中国的最不发达地区。尽管中国的少数民族只占总人口的5%,但全部长征路至少有30%的路段是十个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他们大多在贫瘠的山区艰难度日。

一些人一开始并不欢迎红军的到来。掩埋食物、惊恐地东躲西藏算是客气的;更糟糕的是,有些人还会抢劫这些疲惫不堪的长征战士,向他们开枪。我们能受到欢迎就幸运多了,常常要依靠当地百姓获得食物、水和住处,还得请他们指路。由于地图不能给我们指引方向,所以我们的行程往往不是从一地到另一地,而是从这个

路人到下一个路人。我们逢人便打听:“你知道当年长征走的是哪条路吗?”

我们必须步行。当年红军走过的许多古道至今仍在被使用,它们穿过了四轮驱动的越野车都不曾到过的村寨。在这些人迹罕至的地区,我们处处能找到关于红军的记忆。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发掘这活生生的历史。我们遇到了几十位长征的见证者和长征老战士,听到了更多的故事,并尽我们所能采访一切可以采访的人,为每一步路和每一个同意面对我们镜头的人拍照。

对本画册中出现的许多人来说,我们的“新长征”之旅是他们第一次——也许也是最后一次——得到拍照片的机会。这是美妙却劳神费力的事情。在有些天,我们已经走了40公里或者更多,这时总能听到我们两个中的一个在暗自祈祷:“希望今天不要再发生什么有趣的事了吧。”由于我们几乎总在赶路,许多采访都没有来得及完成。可做的事情还很多。也许将来能有其他人继续我们未竟的事业吧,但愿如此。

但是他们得抓紧了,不久以后,长征就不会作为活的历史而存在了。我们见过的最年轻的长征见证人都70多岁了,采访过的最年轻的老红军也已是80岁高龄。他们业已成为一个现代神话的一部分,这个神话构成了新中国成立的基础。

然而,长征不仅属于中国,这个向占有压倒优势的强权进行抗争的传奇是属于全世界的。这是一次向人类痛苦的极限发动冲击的旅程。这是一次改变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壮举。那些参与其中的男女老少的真实故事应当被载入史册,永久铭记。这本画册就是我们对这一使命的小小贡献。

李爱德 (Ed Jocelyn)
马普安 (Andrew McEwen)
2004年6月30日,于北京

于都

第1天

2002年10月16日

江西省...



第1天

2002年10月16日

朋友们陪着我们走完了第一天 14 公里的平坦路程，从这样悠闲的漫步看不出前面有什么样的考验在等待着我们。照片左起：贾霁、焦蓓、万欣、马普安、李爱德、白玉、李明霞。

江西省于都县城“长征第一渡”

(图片提供: 李明霞)

0 公里



新长征路上第一个歇脚点。

江西省于都县城至利村乡途中



第2天

2002年10月17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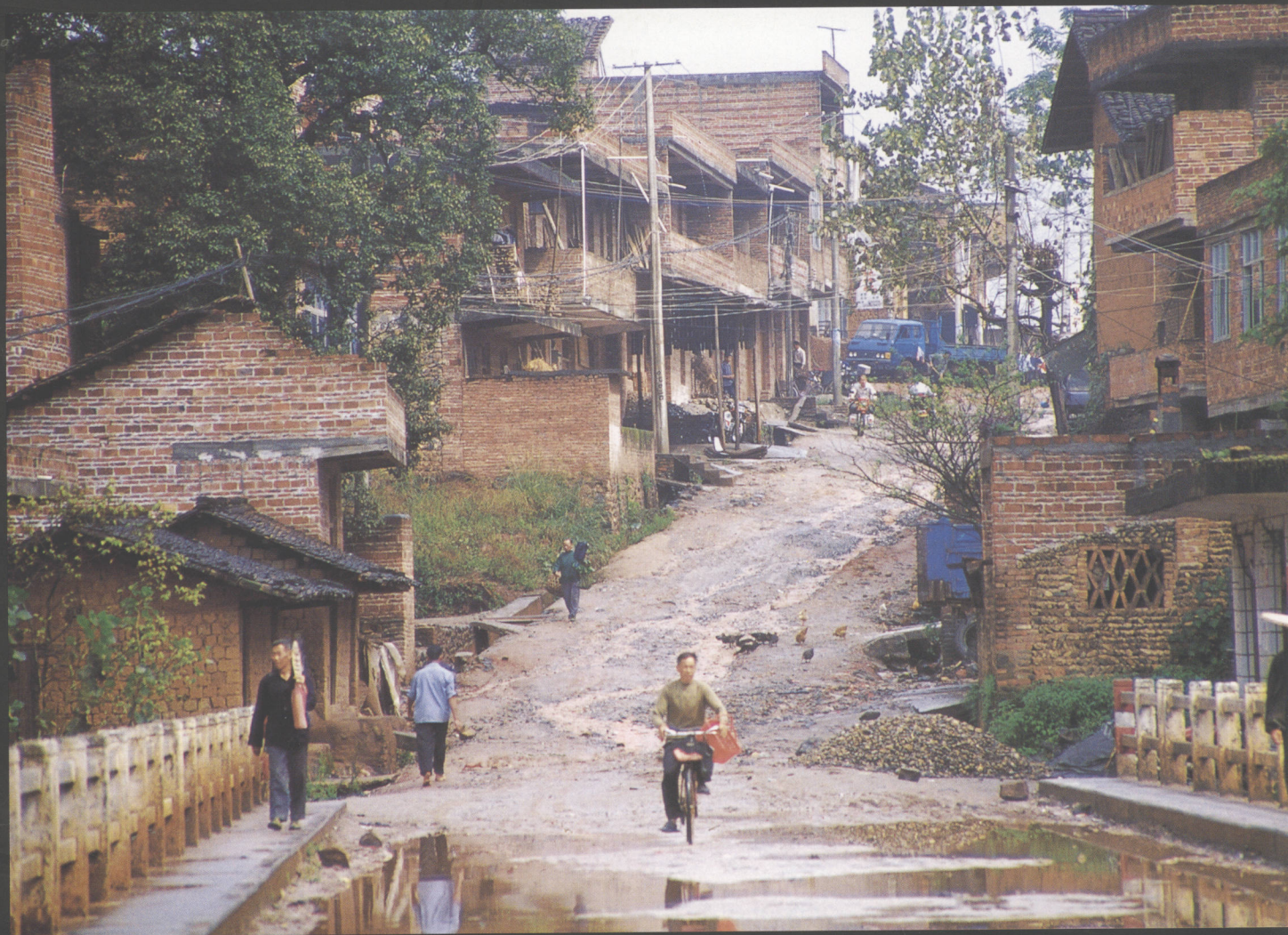
我们希望找到长征路沿途仍旧在世的见证人和老红军，但并不知道这是否真的可能。我们曾为找到了一个这样的人而兴奋不已，但到结束时，竟找到了好几十个。89岁的陈英春于1934年10月17日，也就是长征开始第二天参加了红军。他所在的后卫部队在一周后的信丰之战中被敌军切断，他也无法与同志们会合了。同志们继续他们的死亡或光荣之旅，而陈英春只好回到家乡务农。

江西省于都县利村乡渭田村



14公里





第3天

2002年10月18日

我们上路时还以为此时正值江西的旱季,但开始的14天里倒有11天在下雨。

江西省于都县小溪